



WORLD
WARCRAFT
MISTS OF PANDARIA

HORLEY

暴雪娱乐

翡翠猎人

作者: *Matt Burns*

执政女王茉艾拉·索瑞森要求你立即前去觐见。

芙妮拉·达克维尔徘徊在通往皇室大厅的橡木大门前，不停的在脑海里重复着这句话。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在金属工作服上擦了擦她那被汗水和煤渍所浸湿的手。皇室随从向她递送这个信息时，她还在铁炉堡的中心忙着在一口铁砧上敲打着。她真希望自己有时间来换上一条体面的衣服。

但没有人让茉艾拉等候。

芙妮拉敲响了门。

“进来。”门后方隐约听见一个声音回答道。

“站在这里，科沃兹。”芙妮拉稍稍侧过头来，望了望她身后高耸着的由钢铁、巫术以及黑铁矮人智慧所铸造的巨大傀儡。

“遵命。”傀儡喊道。

门在被芙妮拉推开时发出“吱吱”的声响。她从来没有进入过皇家大厅，事实上很少有人来过。墙壁上挂着的精美矮人挂毯都描绘着重要的历史事件。茉艾拉身板挺直地坐在一张木桌子后面，那桌子看上去简直和一艘商船一样大。破碎的羽毛笔和卷轴零散的放在桌上，这些都是由希望、威胁和谎言所挑起的战争的牺牲品。令人胆寒的政斗。

芙妮拉咽了一口口水，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第一个开口。她在之前有见过几次茉艾拉。第一次是在芙妮拉完成了在暗炉城闻名的红宝石水晶像之后。尽管如此，觐见女王仍让她非常紧张。

“芙妮拉。”茉艾拉终于开口了，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她怀里抱着样东西：一个小型盘旋翔龙的翡翠雕像。

“女王殿下。”

“谢谢你能赶来。我猜你应该认识这些人吧？”茉艾拉指向了大厅一侧。

芙妮拉的注意力全在女王身上，以至于都没注意到房间里的其他矮人。其中一位来自铜须部族——体型异常大的铜须矮人，比他的其他族人要高出了两个头。第二位则是身材粗壮的蛮锤部族，黄褐色的皮肤上刻满了蓝色的纹身。一柄巨大的斧子挂在他背后的皮带上。他在看到芙妮拉时对她做了个鬼脸。

“我对他们不怎么了解，女王殿下。”芙妮拉在说谎，倒不是出于想欺骗她的女王，而是因为对那两个矮人的鄙夷。她当然认识他们。自从蛮锤、黑铁、和铜须部族重新联合后，铁炉堡就被石匠和工匠所充斥。他们中大多都狂妄自大，以为名望和荣誉对自己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每天她都能看到两个人漫游在大锻炉，就好象那地方是他们自己的一样，同时还不停地数落别人的成果。

“那我就来介绍一下。”茉艾拉说道。

芙妮拉这时心里写满了不情愿。为什么她被召唤至此？为什么那些人也在这里？

“这位是卡里克·铁锭”茉艾拉指向了蛮锤族人。“一名有着传奇般力量的铁匠和矿工。我还听说他能和石头交谈。是真的吗，卡里克？”

“那当然。”

“这位则是有‘卡兹之手’之称的芬德里格·红须。”茉艾拉指向了铜须族人。“他是探险者协会的一员，曾经在奥达曼的深处、北风苔原、巴尔莫丹、以及许多其他危险的地方挖矿。不得不说，他的勇气无人能敌。”

芬德里格长叹了一口气，就好他在这里完全是浪费他的时间一样。

“最后，这位是我们暗铁部族的芙妮拉·达克维尔……”茉艾拉停顿了下。“她是一名石匠、铁匠、工程师、以及功勋卓著的建筑师。”

还有叛徒的女儿。她跳过了那部分。不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知道芙妮拉是前任暗铁部族的首席建筑师——弗诺斯·达克维尔的后裔。曾有一名矮人曝光了他通过舞弊的行为来得到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至少人们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

卡里克轻声咕哝了几句。芙妮拉并没有理睬他。作为一名暗铁部族和弗诺斯的女儿，她早已习惯了人们的蔑视，根本不会令她困扰。很久之前她就知道凡事都要来依靠自己。这样事情无论是对她本人还是其他人都更容易。

“你们肯定在想为什么我召唤你们来此。”茉艾拉转着手中的小雕像。“你们都是我亲手选拔的一支特勤队——来完成一件只有铁炉堡最出色石匠才能完成的任务。”

“特勤队？”卡里克冒出了一句。“和这两个人？”

“你指望我来领导他们？”芬德里格不屑的说道。

“不。”茉艾拉向芙妮拉点了点头。“我指望她来领导。”

芙妮拉感到自己的胃部在翻斗。她差点因反对而大声喊出口，不过最终还是选择将话留在嘴里。公开反对她的女王不会落得好下场。

“一个暗铁矮人？没门！”蛮锤喊道。

“对这我也同意。”芬德里格鄙夷的摇着头向大门口走去。“我可不想在这愚蠢的差事上浪费时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肯定穆拉丁很想听听你对这个差事的看法——他可是对此全力支持。”茉艾拉说道。

听到铜须部族首领的名字让芬德里格停了下来。他慢慢地转过身来。

“三锤议会一致同意这次任务。”茉艾拉继续说道。“我则负责来监督任务的细节。”女王小心地将翔龙雕像放在一边，然后展开了一卷羊皮纸。她示意三名工匠凑上前。

芙妮拉和其他人都凑近了台子，争抢着站立的位置。在羊皮纸的末端，穆拉丁、茉艾拉和蛮锤部族的首领弗斯塔德的印章都清晰可见。三名石匠的名字也在上面，黑色加粗的字体下面加着下划线。

“我的名字……我可没做出过任何承诺。”卡里克皱眉说道。“这算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向联盟证明我们实力的机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内部纷争的国家，而是民心团结的共同体。如果你拒绝的话……”茉艾拉的身子向前倾了倾。“这个决定将被视为你违抗议会的旨意来为所有的矮人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芬德里格交叉着双臂，眉头紧皱。“这听上去就是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是一种赌博。绝望的人才会使用的工具。”茉艾拉的笑容更宽了，但她的双眼就像一柄冰冷的匕首。“我只做有把握的事。我之所以放上你的名字，是因为相信你不会蠢到把那可悲的敌意放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利益之上。”

女王的目光辗转在卡里克和芬德里格的身上，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异议。蛮锤来回踱着步子但是什么也没有说。铜须也一样。茉艾拉随即将视线转到了芙妮拉的身上。虽然和一名铜须以及一名蛮锤合作的提议让她恶心至极，她又能做什么呢？茉艾拉是她的女王，是她部族的守卫者。

芙妮拉强迫自己点了点头，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这项“任务”很快就会结束。

“很好。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现在我们来谈谈细节。”茉艾拉将翡翠雕像从台子上拿了回来，身体后倾到椅子上。“你们对潘达利亚有多熟悉？”

一名至尊天神的熊猫人学徒曾经问道：“是大地孕育了天神，还是天神给了大地生命？”

她的师傅会心地笑了笑，因为他也曾经思索过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更简单的问题让你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解开你所说的那个谜题。”他回答道。“日出和日落，到底是哪个先呢？”

——天神史载

这项任务非常简单：重新建造神龙之心的雕像。任何有一丁点天赋的石匠学徒都能很快的将其完成。芙妮拉在翡翠林待了三个星期但仍没有什么进展。她手下的熊猫人石匠干活的速度和蜗牛一样，但暗铁矮人没有催他们。根据茉艾拉对她所说，她是一名“使节”。

“让我为你骄傲。”这是女王在芙妮拉离开铁炉堡前给她的命令。

芙妮拉在走向位于丛林东部的施工工地时，不停地斟酌着这句话。领头的熊猫人石匠工头莱克召开了一个会议。暗铁矮人不知道会议到底需要什么，她只希望事情能够顺利进行。

她抵达时熊猫人已经都聚集完毕了。看来势头不错。芙妮拉眯着眼来抵御刺眼的阳光，靠在了一颗巨大的岩石上。远处的青龙寺庭院高耸在天际，绿色瓦砾的屋顶上能看到腾腾的热气。

莱克慢慢地走到了人群的中央。“你们事先全都知道这项任务了！”他指了指附近的残骸区域喊道。

他的身后矗立着一根巨大的圆形石柱，周围的地上则躺着神龙之心的碎片。这个雕像是以传奇的至尊天神之一——青龙的形象所制成的。根据芙妮拉的记忆，他们是潘达利亚当地的神灵，但她本人还从来没见过。神龙之心是在联盟和部落在这个区域交战时被毁坏的。根据莱艾拉和她讲述的故事，一旦石匠完成了重建，青龙就会将她的生命精华传输到这个雕像中然后获得“重生。”不过芙妮拉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重建需要更多的翡翠。”莱克继续说道。“所以我提议来一场盛大的翡翠狩猎！”

讨论一下子在人群中爆炸了开来，不过芙妮拉则提不起兴趣。她的眼睛在石匠中飘忽着直到她找到了芬德里格，他在人群中就像是鲜血滴在冬天初雪上那样的显眼。铜须也看了她一样，轻藐不屑的表情还是和往常一样。在施工地的另一侧，芙妮拉找到了卡里克。他的视线也一直集中在芙妮拉身上，脸上写满了怒意。

他们上次交谈还是在去往潘达利亚的航海旅途上。那两个家伙还是不能接受芙妮拉作为领队。虽然在铁炉堡被灌输了这么多平等互助的思想，旧仇显然还是忘不了。让他们听从一名黑铁矮人的命令好像比登天还难。

这样也好。芙妮拉告诉她自己。完成这任务后就能回到各自的生活。

“狩猎将从日出开始，日落结束。马车将被禁止使用，但是可以使用背包和铲子。祝大家好运！”莱克以一轮掌声结束了整个会议。

“芙妮拉！”工头缓缓地向暗铁矮人走了过来，其他的熊猫人石匠则聚集在了一起，开始组成队伍。“你对狩猎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她回答道。“我全明白。”

“你不用太当回事，这只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传统。”

“采矿挑战对一个暗铁矮人来说从来不是件小事。”她一字一句的说道。

莱克憨厚的笑了笑。“我听说也是如此。所以我很期待能看到矮人卓越的技巧到底是怎样的。”他回头看了看芬德里格和卡里克，两个人谁也没有挪一步。“你和你的队伍关于采矿地点需要知道些什么吗？”

芙妮拉注意到他在说“队伍”的时候有些犹豫。矮人之间不和谐的气氛显然被熊猫人察觉到了，只是出于礼貌没有挑明。

“我会来协调的。”

“那狩猎愉快。愿青龙守护着你。”莱克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便离开了。

在回到她的营地之前，芙妮拉向芬德里格和卡里克瞥了一眼。作为矮人的他们，这场翡翠狩猎已经燃起了他们血液中的竞争之火。暗铁矮人眯着眼睛、盯着两个人看了好久，脖子时不时地从一边转向另一边。

芬德里格打了个哈欠。卡里克则在地上吐了口口水，将草踢向了她的方向，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比赛开始了。

科沃兹还在营地等候着，戒备系统已经启动。芙妮拉翻着她的东西，直到她找到了一堆上面标有已知采矿位置标记的地图。这是莱克在她刚到潘达利亚时给她的。她研究着卷轴，用一根木炭在希望较大的采矿位置上打上圈；同时计算着旅途时间、需要的补给、以及一

“你好。”

一个身着蓝衣的熊猫人幼崽站在营地的边上，乌黑的头发盘起了两个圆发髻。

“呃。”暗铁矮人紧张兮兮的笑了笑。“吓我一跳。”

“你是其中一个来自铁炉堡的矮人。”幼崽好奇的说道。”

“是的。”

“你们三个人好像都在生其他人的气。”

“小女孩，你对矮人还太不了解。”芙妮拉不想进一步作解释。她转身开始研究起了地图，希望那个孩子让她一个人清静。

“那你给我说说吧。”

“说什么？”

“说说矮人的故事。”

芙妮拉叹了口气。有什么好说的呢？“很久以前我们都住在铁炉堡。然后我们之间起了点摩擦，后来就分道扬镳了。现在我们又重新地回到了一起。”她决定将比较有“争议”的一部分省去，比如：暗铁矮人是怎么被火元素领主拉格纳罗斯所奴役，然后被无情地推上了一条不归路。

“那你们看上去很不合啊。”

“我们之间不同。”暗铁矮人回复道，她的怒意有点冲昏了她的头脑。“永远都将这样。”

“那你不和他们一起去狩猎吗？”

这小女孩准备问多少问题？“他们是否跟我来是他们的选择，我根本不关心。他们两个人花一个星期挖出的翡翠都比不过我一个人。”

女孩的眉毛紧皱起来。“我明白了。”她小心翼翼的走到矮人身边然后用手指了指地图。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采矿点你都不能去。那里到处都是熊猫人，采集翡翠的速度会非常的慢。但我知道一个没人会去的好地方……”

“真的？”

“在这。”小女孩指着地图上位于神龙之心西北面的一个地方。“入口被杂草和碎石覆盖住了，不过如果你仔细找的话绝对不会错过。这是一口古老的矿井，里面的翡翠比你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更漂亮、更纯净。”

芙妮拉标记了下这个地点。“如果真的这么特别，那为什么其他的矿工不去那里？”

“你对熊猫人还不太了解。”小女孩笑着说道。“他们只去熟悉的地方。他们喜欢常规的方式。”

芙妮拉点了点头。“等着我日落归来，孩子。也许——”

当她抬起头看到小女孩的眼睛时，她的话停了下来。她的眼睛很奇特——红色的眼睛看上去像古老的源质。在这个天真的幼崽的脸上，感觉很奇怪。

暗铁矮人恢复了自己的表情然后说道：“也许我还会带点翡翠给你。”

“那先谢谢啦。”小女孩礼貌的鞠了个躬，然后就离开了。

芙妮拉在之后的一个小时中翻阅着地图，不过她仍然时不时地回到之前幼崽所标记的位置。里面的翡翠比你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更漂亮、更纯净。她从来不听取陌生人给的采矿建议——尤其是儿童——不过她在这片大陆上是个外乡人。这可能是她所需要的优势。想要丰收总会有风险。

“科沃兹。”芙妮拉说道。“你准备好挖矿了吗？”

傀儡的眼睛闪出紫色的光芒。“遵命。”

芙妮拉在天还没亮时就出发了。规则规定狩猎在日出开始。不过至于到底是准备出发，或是开始实际的采矿，她觉得这个就模棱两可了。岩石和一簇尖刺藤条覆盖着入口。一个很小的绿色形状从洞口一处飞掠而过。

页岩蜘蛛。

芙妮拉做了个鬼脸。熊猫人给这些讨厌的虫子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龅牙”。这些蜘蛛能咬穿并吞下坚硬的岩石。那虫子停了下来，直直地瞪着科沃兹。上颚骨愤怒的不停敲击。

“分析：它想要吃了科沃兹。”傀儡的话总是那么精确。

“嗯。但这种事我们不会让它发生，不是吗？”

科沃兹马上以一个冲锋作为回答，精准的一拳将蜘蛛碾压成了肉泥。

“开路吧。”有科沃兹在自己身边让芙妮拉很高兴。傀儡是她唯一需要的“队友”。他可靠、从不质疑、而且采的矿要比十个石匠加起来还要多。

傀儡铁掌一挥清除了余下的树藤和岩石，然后消失在了混沌的黑暗中。芙妮拉在进入到洞穴后，从她腰带上的袋子里掏出了一小颗紫色的水晶，然后在墙上敲了几下。这颗经过暗铁巫术附魔过的宝石一下子焕发出了生机，照亮了前方的道路。随着她不断深入着隧道，她并没有发现任何奇特的东西。此时芙妮拉不禁开始怀疑。

她为什么到这里来？

暗铁矮人在阻挠了最近一次的巨魔凶残入侵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拯救了许多其他部族的矮人，所以在铁炉堡中受到了尊敬。在这么一场胜利后，芙妮拉对茉艾拉在这么多人中选择了她——一名达克维尔的后裔——来领导这支探险队感到不可思议。

是不是她欠考虑了？

“翡翠。”科沃兹指着地面。

几十个小物件散落在地上，上面都盖着层层尘土。其中一个青龙的小雕像。其余的则是其他的至尊天神：白虎雪怒、玄牛怒皂、以及朱鹤赤精。她捡起了青龙的雕像。雕刻的艺术品上散发着热量。芙妮拉戴着皮手套但仍能感受到这奇怪的热量。

妖术。她的一部分理智催促着她赶紧离开，警告着她并不属于这里。

“暗铁矮人都这副德行……”

芙妮拉往后一跃。科沃兹蹲了下来进入了防御姿态。

前方，卡里克从阴影里走了出来，铁质头盔上窜着火苗。

“你在这里干吗？”芙妮拉问道。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不过我早就知道了答案。你在跟踪我！”

“侦测到敌意。”科沃兹喊道。“需要我粉碎他吗？”

“你的那小助手敢动手，我就把它变成一堆废铁。”卡里克掏出了锤子来衬托他发出的威胁，武器的周围散发着蓝色的能量。大多数矿工都用镐锄或者矿锄来工作，不过芙妮拉知道卡里克有点与众不同。他有的是一把尖头的风暴战锤，充满了闪电的能量。许多他的部族成员都使用这种武器。

“放松，科沃兹。”芙妮拉命令道，然后对蛮锤说道：“我是自己找到这个地方的，你这个顽固的家伙。”

“真的？哼，大骗子弗诺斯的女儿说的话，就跟狮鹫屁股里塞的一根稻草一样无用。”

“少贫嘴了。你们两个都不是自己找到这个地方的。”芬德里格的声音从芙妮拉身后的地方传了过来。大块头的铜须矮人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直到他耸立在两个矮人之间。

“看起来那个熊猫人小女孩拜访了我们三个人。”

“那小女孩……”卡里克的锤子砸在了墙壁上。“她的用意到底何在？”

“她只是想帮忙。”芙妮拉说道。“根本不了解我们之间的不和。”

三个矮人都呆滞在沉默中，互相对视着对方，满脸都是思索的表情。芙妮拉知道他们都在想同一个问题。里面的翡翠比你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更漂亮、更纯净。现在离开就意味着放弃——认输。三个人全都僵持在那里。

“怎么了？”卡里克话中带着不屑的口气。“你们两个都可以走了。”

“我们在这里都是外乡人。”芬德里格反驳道。“这个矿井你能来，我们也能来。”

卡里克满是汗水的太阳穴青筋暴涨。“你们两个要跟上来是你们的选择。只要不要妨碍到我就好！”他喊道，然后用脚使劲跺了跺地面。

芙妮拉在芬德里格的脸上捕捉到了一丝不安——恐惧。当他注意到暗黑矮人在观察他时，他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至少你们两个挖矿时的糟糕表现能让我找到点乐子。”说完他大步流星的向前走。

暗铁矮人独自和科沃兹站在一起，抿着她的嘴唇。现在已经是过了日出时分，她估算道。就算她幸运的话，再找到另一个合适的矿井也起码要花上几个小时。

“来吧。”她向科沃兹示意道。

傀儡跟随着她从山矿的深处走去。

熊猫人的历史中曾有一章黑暗的章节——蒙古帝国。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候所受的迫害让我们难以想象。可怕的魔族将熊猫人的历史践踏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禁止一切对至尊天神的信奉，哪怕是提及他们的名字也会受到折磨和死亡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天神教诲耳熟能详的人也渐渐淡忘了他们。

——天神史载

根本不应该听那小女孩的话，自己去找一个矿井。卡里克闷闷地想道。

周围凝重的寂静更是激起了他的愤怒。在他年幼时，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的天赋——他与石头交谈的能力。一位蛮锤长者曾经要求他进行萨满训练，但这不是卡里克想要的生活。他有着一颗矿工的心，与元素交流的本事让他成为部族中最优秀的矿工之一，同时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矿工之一。

至少在他还能听见石头时是如此。现在寂静就像是他肋骨中插着的一块异物一样，时刻提醒着自己堕落的有多么厉害。

卡里克带着这个思绪不停地向前走着来到了一间圆形的房间内。头盔上的火焰照亮了房间的两侧。墙上到处都是开裂、褪色的壁画，描绘的都是白虎雪怒。在一副壁画中，雪怒在和一名身着护甲、巨大身形被闪电所缠绕的魔族对战。另一幅中，白虎被锁链困在一座山的顶端。白虎不停地试图摆脱枷锁，因愤怒而怒吼着。

“这是什么地方？”芙妮拉和她的傀儡进入到房间后问道。暗铁矮人挥了挥她手中的宝石，在房间里洒下了诡异的紫色。

芬德里格紧随其后。“你们两个来之前都不做点研究吗？料你们也不会。”铜须叹了一口气然后走到了墙上印刻了一连串熊猫人符文的地方。他从腰带中拿出了一长卷卷轴，破旧的纸上标着相同样式的标记。在旁边则是矮人的字符。

卡里克瞄了一眼解读文本。“那上面到底说什么呢？”

“你想知道？自己回去做功课。”芬德里格背朝着蛮锤矮人，继续研究者符文。

卡里克握了握拳头。一副痛快的场景浮现了出来：他的拳头打在芬德里格的胃上，打消那可恶的笑脸。

芙妮拉不禁暗自诅咒。她站在房间里，一块巨大的石头雕刻成一张狰狞的魔族脸。这块石头挡住了进入矿井的唯一通道。“那小女孩可没提及这个。”

“好几代人都不曾来过这里了。大概是不想让人在这里惹上什么麻烦。”芬德里格说道。
“我们必须打破这块石头。”

卡里克审视着那块大石头，坚硬、牢不可摧。他走了过去将手掌放在大石头上试着推了一下。当他的皮肤接触到石头后，一股刺痛的能量穿过他的脊椎。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升温了，就像魔法般爆裂了开来。

就在他眼前，魔族的脸渐渐地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那是一张带着伤疤、丑陋的脸。龙喉氏族兽人的脸。

卡里克向后倒退了一步，晃起了自己的脑袋。

但兽人并没有散去，仍站在那里。他看到自己的敌人虎视眈眈地望着他，眼睛里带着挑衅的意味，卡里克的心跳顿时加速了起来。他拧了拧脖子，舒展着自己的手臂。肌肉全部突了出来。他拿着手中巨大的锤子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向前猛挥。

金属与石块的碰撞迸发出了雷霆般的巨响和刺眼的闪光。但只见锤子脱手而出，飞了出去。

芬德里格笑道。“我不知道是你打中了石头，还是石头打中了你。”铜须拿起了他的镐锄。
“看我是怎么来搞定的。”

“你也打不碎那石块的。还是我来吧。”芙妮拉向她的傀儡发出了指令。

卡里克抓起自己的锤子然后向其他的矮人挥舞道：“退后！”

两个矮人还来不及回答，卡里克就又向龙喉氏族挥去。

接着又一次。

再一次。

石块上一点擦痕都没有，但卡里克早已失去了对现实的捕捉。他的怒火在内心里熊熊燃烧，如岩浆般滚烫，连他周围的事物都变了形。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又回来了诺瑟隆青葱的山丘上。

战斗的硝烟充斥着他的嗅觉，而耳朵里听到的只有战场拼杀的呼喝声。矮人狮鹫骑士冲破满是烟尘的天空，与驾着被奴役的红龙的兽人在空中交战。卡里克看着一群龙喉氏族正向山脚上一座早已冒烟的村庄俯冲而去。

他的村庄。

这段记忆已经反复在他脑海里重演了数千遍：他在得知攻击的消息后立马冲出了矿井，向山脚上着火的家园飞奔而去。但不管他跑得多快或是走哪条捷径，他总是不能及时赶到那里。不过这次有些不同，这次的记忆比之前更发自内心，让他充满了希望。

“你好。”一个稚嫩的声音说道。

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年幼蛮锤矮人向卡里克走了过来，头发上夹有几根狮鹫的棕色羽毛。

这不可能。他想到。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但那小女孩还在跟前。

“瑞纳！”卡里克抱起了他的女儿、紧紧地抱着她。其实他的一部分思想知道这只是个幻觉。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关于这天的梦境或是回忆中。但此时此刻的感觉是真切的，他甚至能闻到她头发上山间雏菊的花粉的味道。

“你在干吗呢？”女孩在被卡里克放回地上后问道。

卡里克看了看山脚正在燃烧的村子。

“赶过来救你们。”他说道。

“已经太迟了。”瑞纳从头发中取出一根羽毛，缠绕在她的手指上。

“不，这次不一样。我能感觉到。”

“都一样。”瑞纳天真地笑了起来，就好象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儿戏。

卡里克突然感觉心里什么东西落空了——内心深处他无法控制的东西。

“不许说这话！”他吼道。然而刚才的暴怒马上消退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膨胀的内疚。

瑞纳慢慢地向后倒退，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我很抱歉。”卡里克跪在地上，伸出他的双手。“请你原谅我。”

“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的话。”

“任何事都可以。”

瑞纳凑近了用双手抱着她父亲的脖子。刚才山间雏菊的花香已经没有了。死亡的气息、烧焦的肉体、将一切变成了刺痛噩梦把卡里克牢牢地裹住。她女儿低声的说道：“不要再回来了，这里什么也没有了。”

瑞纳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亲然后跳着走开了。风突然刮了起来，吹走了她手指上的羽毛。她笑着向山脚下跑去，追逐着羽毛。

“等等！”卡里克喊道。

他跟着她跑去，但是一双手在他的背后抓住了他，将他向后拖去。他眨了眨眼，然后诺瑟隆便消失了。他又回到了潘达利亚地下的那个山洞里，在地上痛苦的扭动。疼痛感传到了他的双臂上，而血则从指关节上向外倾泄着。他的锤子在好几步之外。

“喂！”芙妮拉说道。“你脑袋出问题了吗？想靠拳头打穿石头？”

“什么？”卡里克在困惑中扔出了一句。

“你和龙喉氏族到底有什么过节？”

“你一直在那里叫着他们，就好象他们在这个房间里一样。”芙妮拉补充道。

卡里克想对此不做回复，他想破口反驳。但是当他看到自己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他满腔的怒火无处释放。曾经被人赞誉的卡里克·铁绽，已经无法掩饰现在的可悲和颓废了。

他已经有几年没有和任何人提及龙喉氏族袭击的事件了，但当他开口后话语就从嘴里蹦了出来，而他已经没有力气来阻止他们了。他感到这番话被压抑了太久，就像积聚在大坝里的水希望能流动一样。所以他放开了闸门。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听不到石头的声音了。”他在故事结尾说道。

其他的两个矮人的心思很难判断，但他们没有像卡里克预想的那样嘲笑他。

“等在这。”芬德里格叹了口气。“我来解决这个石头的问题。”

“等等。”卡里克拍掉了身上的尘土向石块走去。狰狞的兽人还在那里。他看着兽人，想着到底要让内心的愤怒蒙蔽自己多久——或因自己的脾气而疏远多少朋友。不管他的故事有多凄惨，事实是他在诺瑟隆那天后没有做出任何有建设意义的事情。他早已对此失去了耐心。

他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龙喉氏族，但到最后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卡里克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将自己的掌心贴在石头上，眼睛紧盯着兽人。龙喉氏族轻藐的脸愈发狰狞。怒火又重新燃起，卡里克的鼻腔内再次闻到了硝烟的味道。那些和记忆搏斗，篡改它们的冲动侵袭着他，就像是刚开采出的矿石等待着被雕刻。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竭力遏制这股冲动，任由记忆穿过自己的大脑。

我再也不想和此牵扯。

什么东西顶着他的皮肤。岩石开始震动了起来，这是久远而又熟悉的石头的诉说声。惊喜和释怀差点让卡里克抽走他的手，不过他稳健的将手放置在原处。他向元素敞开自己，让它们像从前一样指引自己。每块岩石、每座山都有一个弱点。这是一直以来它们告诉卡里克的。

当卡里克睁开了自己的眼睛，魔族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他手掌接触的位置在石刻鼻子的右边。找到你了。蛮锤抡起了他的锤子，因手上的疼痛紧咬着嘴唇。

咔嚓一声。

巨石并没有破碎，而是滚向了侧面，露出了一条黝黑的通道。

卡里克让其余的矮人先行通过。当他们走了以后，他久久地靠在石壁上，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剧烈的颤抖着。感觉就像他的背上负着一袋铁，最终找到了一个能放下来的地方。

一些熊猫人想要报仇。他们养精蓄锐等待着袭击魔族的那一天。每一次呼吸都是愤怒的驱使。但没有控制怎么能叫做力量呢？这些可怜的奴隶很快就变成了愤怒的工具，将他们

的仇恨转向了所有的人和事物。他们忘记了雪怒最根本的教诲：“你是你自己唯一的敌人。”

——天神史载

豆粒般的汗珠开始缓缓地从芬德里格的脖子上淌了下来。恐惧感又油然而起，搅着他的胃就好像是远处的闪电在怒吼。在这终日不见阳光的山脉深处，他在怀疑这个闪电风暴会不会最终压垮他。他的神智不可能永远坚持的了。

黑暗的念头开始侵蚀起他的大脑。天知道这地方有多安全？熊猫人在这个矿井里采用了什么样的安全措施？说不定建造的时候就没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熊猫人石匠不来这里的原因。

芬德里格诅咒自己没呆在营地，但那对他也带来不了什么好处。暗铁和蛮锤矮人在回来后看到他什么东西也没有采到。然后他们也许就会发现“卡兹之手”在一年多内都没有进入过一个矿井中。

“前面又有一间房间！”暗铁矮人喊道。

芬德里格感到一阵欣慰。他身边的锯齿状的墙开始变得越来越窄，紧紧地压迫着他，让他感到呼吸困难。他顿了顿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竖起那张为自己伪装的冷静面具。

长方形的房间比上一间要大的多。幸运的是房间的另一侧有一道门，而且没有被堵上。房间的房顶和墙面都异常的平整——很显然是经过精工雕琢。

虽然有做过研究，芬德里格仍然搞不懂这些房间的作用是什么。很显然熊猫人建造它们是为了纪念天神。但为什么呢？墙上雕刻的符文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它们大多是古潘达利亚的谚语，大多都很神秘、隐晦。

一块战士圆盾大小的祭皂头像被平整的镶嵌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玄牛的蓝宝石眼睛在芬德里格头盔上的火焰照耀下闪闪发光。

芙妮拉在跨过房间时踩在了圆盘上，傀儡则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卡里克进到房间后，打量了一番整间房间，然后也跟着暗铁矮人走了。

芬德里格的注意力根本没在他们身上。他完全被房间墙壁上的一副精致的壁画所吸引。壁画描绘的是玄牛祭皂，芬德里格在前往潘达利亚的航海旅程上曾读到过它。玄牛非常强大，能独自抵抗一整支军队。所以熊猫人崇拜他也不是为奇，他们希望和玄牛一样坚强。

但是在这张壁画中，祭皂完全看不到无畏的精神。玄牛躲在一座山丘的顶端，被成群的魔古士兵围绕着。但是仔细一看，芬德里格发现这些士兵全都是假的——用泥土做成的人像。真正的魔族则在壁画的最边上审视着一切、满意的笑着。

空气中突然闪过一道能量，那股能量直钻到芬德里格的胃里。这个地方非常不自然，他在想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遗漏了些什么细节。也许魔族早就发觉了这个通道，很可能这个地方早已被魔族所诅咒。

芬德里格意识到自己独自一人时吓了一跳。“喂！你们两个去哪里了？”

“在通道下面！”芙妮拉的声音从门廊外回荡进来。

铜须赶忙向出口跑去。他的脚踩在了地板上的一个凹槽。他向下看了看发现自己站在祭皂的徽记上。曾经坚韧的玄牛，现在的脸也看上去和壁画上的一样害怕。

芬德里格看到圆盘转了整整一圈停了下来后赶紧跳走。岩石和岩石之间摩擦碰撞的声音一下子响彻了整个房间。从墙的后方，芬德里格听到了齿轮和轮盘的声音——老旧木材吱吱嘎嘎的作响，绳索被拉得绷紧。

“那是什么？”芙妮拉从通道里喊道。

“这是……”芬德里格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口。

震动声变得愈发强烈。大块的岩石从房间的两个出口上以惊人的速度坠落了下来。他跨了一步，两条腿感觉就像是铁砧一样。刚走出几步他就被绊倒了，重重地摔倒在地。他的采矿头盔敲在了地面上，撞击把头盔上燃烧的火苗也扑灭了。

“铜须！”芙妮拉喊道。

芬德里格抬起头看到了暗铁矮人的宝石所发出的紫色光线。石块还在不停地往下滑落。芙妮拉、卡里克和傀儡都在一起蹲着，他们的脸在远处很难辨别出来。他们三个使尽全力防止通道被堵上，但是收效甚微。

他完全可以逃出一条生路。但是他就像一只无助的新生羔羊一样，望着通道完全崩塌。黑暗立刻吞噬了他。不过在他的脑子里，石块摩擦的嘈杂声仍在继续，只是换成了不同的声音，世界崩裂的声音。

“芬德里格！你在哪里？”一个看不见的人的声音喊道。

他辨别出了这个声音。他已经有几年没有听到过了，自从——

“山崩！”一个人喊道。

芬德里格试图站起来，但是他的腿毫无力气。在黑暗中，他已经丧失了方向感。一股呕吐感让他头晕目眩。他的肺里充斥着寒气，芬德里格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了。

寒脊山小径。

“不。不要是这个地方……不要是这个地方……”芬德里格边向四周张望边喃喃自语道。虽然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但是他能感受到房间有一股凝重感。他已经不在潘达利亚了；他在位于矮人领域山脉下的坑道中。大灾变来临之时，他和另外十二名矿工在下面工作，而此时地震袭卷了整个世界。

房间内闪过一道火光，至于是从哪里来的无从得知。在这瞬间而过的光照下，他看到巨大的阴影掉了下来。如马车般大小的石块从顶部倾泻而下。

“芬德里格在哪？”

那个话音又重复了一遍，比上次更响亮。其他熟悉的声音也一个个响了起来。

“还在里面！我回去救他！”

“我和你一起去！”

“不！”芬德里格哽咽的说道。“你们自己先逃出去！”

他们并没有听从。火光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接近他所在的位置。

“这边！”其中一个喊道。“他在——”

一声急促、令人恶心的崩塌声永远打断了那个人的呼喊声。

但其他人仍在继续搜寻，呼喊着芬德里格的名字。一个接一个，他听到巨石滚落的声音；他听到矿工的尖叫声，眼睁睁地看着火光越来越弱直到完全熄灭。

然而自始至终，芬德里格就像是被冻在了原地一样，不敢站起来或是出去寻找死去或是奄奄一息的伙伴。他在掉落石块空隙中的天然屏障内瑟瑟发抖。愚蠢而又可耻的好运。

突如其来的地震在一瞬间又停止了。一切陷入了死寂。

芬德里格眨了眨眼，告诉自己一切只是一场梦。但他周围的一切并没有改变。空气还是一样的冰冷。喉咙干燥的他，满嘴都是碎石的粉末。

“喂。”有人用靴子狠狠地在他肋骨上踢了一脚。

芬德里格抬头一看，满心期待救援的队伍在乱石堆中找到了他。那天进入矿井的十三名矿工里面，只有他活着离开了那里，而且不是靠着自己的双腿。救援人员不得不背着他来到安全地带，因为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过这并不是他记忆中的救援队伍。

一群形态像蒸汽一样、闪着微弱亮光的人型围绕着他。他们一共有十二个，全都穿着采矿的服装。他们是芬德里格所认识的最勇敢的十二名矮人。

“够了，科沃兹。”芙妮拉背靠着通道的墙上，汗珠不停地从她的眉毛上淌下。

她的傀儡离开了通往倒塌房间的石门。刚才他一直不停地在那里敲击着，没有任何效果。与此同时，芙妮拉和卡里克找遍了整个通道，希望能找到一个打开门的办法。最后什么也没能找到。

“笨蛋……”一旁的卡里克咕哝道。“为什么刚才有机会不逃跑呢？”

芙妮拉摇了摇头。石门开始关闭的时候，她和卡里克已经走在了通道的前头。等到他们折返回来，石门早已落下了一半。哪怕是有科沃兹的蛮力，他们还是无法阻止石门关闭。

芙妮拉意识到他们现在已经帮不了芬德里格了。他们必须赶在房间内的空气耗完之前，回营地拿来炸药或是寻找熊猫人的帮助。

暗铁矮人向科沃兹做了个手势，随即向通道下方走去。

“你就抛下他不管吗？”卡里克问道。

“没有帮助我们救不了他，而在此之前我们得要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卡里克垂着头在门前停留了一会，最后还是跟着芙妮拉离开了。

芬德里格看着矿工的鬼魂，在想他们是不是来报仇的。毕竟他做过什么来纪念他们的牺牲？在来到潘达利亚之前，他根本就没踏足过一个矿井。他通过说谎来逃避此类的任务，整天和别人讲述着自己以前的探险之旅，苦苦的来维持自己英勇无畏的表象。这已经是他唯一擅长的事情了。

“你们想拿我怎么样？”芬德里格说道。

鬼影没有回答，只是靠了更近了。铜须在慌忙下开始挥舞起手中的武器。

“我们不是来伤害你的。”鬼魂统一的说道。“我们是来拉你一把的，你地上躺了太久。”

芬德里格深吸了一口气来抚平自己的心情。他任由鬼影抓住了他，那感觉就像是空气气旋在推着自己的身体。他们将铜须扶起至双脚站立在地上。

“你总算站起来了。”

“对不起，伙计们。”芬德里格的目光朝下，因愧疚不敢与鬼魂直视。“我应该在坑道里回来找你们。应该做点什么……但我什么都没做。我……我吓的不知所措了。”

“我们也同样害怕，只是我们没让恐惧吓退我们。是时候你也克服自己的恐惧了，我们要松手了。”鬼影松开了他们的手，恐惧立刻在芬德里格的心中滋生开来。

“不！”他的嘴里蹦出了一句。“我被困在这里了，我不知道怎么逃出去。”

“我们能做的只是让你站起来。至于你选择回去躺下，或是继续站着就是你的选择了。”

芬德里格咽了咽口水，冰雪山脉内的坑道气流让他的喉咙异常干燥。“我……”他努力地在想该说些什么，但是他知道都是些让鬼魂留下的借口。

“是你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了。”他们说道。“你准备好了吗？”

芬德里格的心脏在胸腔内砰砰地跳着，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待到他大限之日，离开这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时，他到底能和这十二个鬼魂说些什么呢？他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是告诉他们他终日生活在恐惧中？还是他的余生都在追求目标、坦坦荡荡做人、热情之火始终贯穿着他的血液？

现在是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清了清嗓子。“松手吧。”

鬼魂照做了。

芬德里格整个人前冲后仰，艰难地来维持自己的平衡。他总算找到了落脚点，不过仍他觉得一部分自己还没有离开寒脊山的碎石下。芬德里格已经精疲力竭，腿部的肌肉像灼烧般疼痛。但他并不介意，至少疼痛感非常真实。

房间里透出了一道幽蓝的光。芬德里格看到了附近祭皂的头像。玄牛蓝宝石般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而且愈发的强烈。

芬德里格头也没回，他向前跨出了一步，坚定地将脚踩在了圆盘上。

芙妮拉刚走下坑道就听到身后石头摩擦的声音。她和科沃兹、以及卡里克赶忙冲了回去，正好看到通往祭皂房间的石门打开了。暗铁矮人手里拿着发光的宝石，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然后就看到了芬德里格。

铜须矮人的脸上露出一丝顽皮的笑容。

“发生了什​​么？”卡里克冲进了房间。

芬德里格捧腹大笑道。“我要知道就告诉你了。”他指了指自己所站的地方的祭皂雕刻。
“这估计是什么机关。肯定是我进来的时候踩到了。”

芙妮拉可疑地看着这个圆盘。她记得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她就踩到过这上面，但什么也没有发生。雕刻也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头坚韧、不屈和勇敢的玄牛。

“那你是没事了？”她问道。“刚才你整个人都愣住了。”

“是的。刚才……是有点不知所措。”芬德里格看着暗铁矮人的眼睛。他刚才冰冷的态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真实的自我。“这是个充满魔法的地方，绝对错不了。”

铜须望了一眼卡里克，对方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继续出发吧。”芬德里格说道。大块头矮人用打火石在他的金属头盔上敲了敲，昂起了自己的头颅，率先向山脉的深处走去。

其他的熊猫人都被恐惧所击倒。光是听到施暴者的名字就吓得瑟瑟发抖。这股恐惧传播到了他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每一道阴影、每一次声响都让他们提心吊胆。他们对生命本身也产生了恐惧感，甘愿被锁在自己所编织的牢笼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祭皂曾说过的箴言：“恐惧会削弱你，也可以暴露出你的缺陷。”

——天神史载

连绵的坑道好像无穷无尽。朱鹤赤精的壁画出现在了两边的墙体上。这位天神是希望的象征——芬德里格在他们走过时解释道——在他们最初看到的几幅壁画中，赤精从成群欢欣鼓舞的熊猫人奴隶的头上飞过。但是当芙妮拉越往下走时，壁画描述的故事也变得越发黑暗：魔古战士抓捕了赤精，铁链缠绕着他的翅膀，然后将赤精推上大街在熊猫人之中示威游行。所有的熊猫人在看到后都失落的掉下了眼泪。

墙上的壁画逐渐变得稀少了，现在满目所及之处都是亮晶晶的宝石。红宝石水晶盖满了整个墙体和天花板，在矮人头盔上的火光照耀下格外夺目。

“太棒了。”芙妮拉打心眼里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美，地上的森林和花丛根本无法和其相提并论。这些水晶和宝石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她注意到墙上有一块墨绿色的斑纹然后凑了过去。一块镶嵌在两颗水晶之间的大石头。芙妮拉用她的那颗宝石照了照天花板，发现了更多相同的奇怪圆石。她感觉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些石头……

出于好奇，她伸出手碰了下其中一个。

它尖叫了起来。

细长的腿从页岩下伸展了出来，芙妮拉赶忙向后一跳。它颤动了下甲壳，一簇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了幽光。这场骚动惊动了其他的龋牙。几十只挂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蜘蛛都复苏了，到处都是蜘蛛腿的敲击声音。

“科沃兹！”芙妮拉喊道。“攻击！”

“收到命令。”傀儡砸中了最近的一群蜘蛛，将它们拍死在墙壁上。

但它们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页岩蜘蛛像潮水一般向他们涌来，将锋利的腿刺进他们的皮肤之中。天花板的一部分崩塌了，一群有芙妮拉一半大小的巨型蜘蛛掉落了下来。

“太多了！”卡里克挥舞着锤子，将一只大蜘蛛的甲壳劈成了两半。“快跑！”

他和芬德里格从来的原路方向逃去。芙妮拉想跟着他们，但是一大群蜘蛛挡住了她的去路。另一部分蜘蛛则追着蛮锤和铜须。芙妮拉看到了另一个方向的道路畅通无阻。

“科沃兹。”她喊道。“防守后撤！”

芙妮拉拼命地跑着，身后傀儡沉重的脚步声紧跟着他。完全已经忘记自己跑向何处或是跑了有多远。她一直跑到一条分叉路口的地方，满是水晶的墙上有一尊赤精的雕像。赤精的翅膀已经被绑住了，天神的头转向了右边的通道，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

芙妮拉停了下来喘口气。身后只有科沃兹还跟着她，他的钢铁身躯上已经被挂上了无数条伤痕。

从她刚才跑来的方向传来了一声惊悚的尖叫。那是矮人的叫声。芙妮拉的每根头发都竖了起来。山洞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热，带有一丝妖术的痕迹。

现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了。芙妮拉的思想被这个黑暗的想法所占据。如果我现在回去，三个人都活不了。这会给我们的部族带来耻辱。茉艾拉让我来领队。铁炉堡的人们肯定都会传言道是我搞砸了任务；是我将一名铜须和一名蛮锤送上了不归路。如果我活下来的话，那暗铁矮人就能在其他人失败的情况下，仍获得胜利。

她考虑的越多，越感觉这是个正确的逻辑。卡里克和芬德里格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会这么做。他们讨厌她。这是刻在他们心中的一样东西，无论时间或是经历都不会抹去它。

芙妮拉看了看那条岔道。

“让我为你骄傲。”茉艾拉特地向她关照道。这就是她嘱咐自己的原因，不是吗？否则她为什么要让弗诺斯·达克维尔的女儿来领导这支队伍？

芙妮拉的眼睛觉察到了动静。在墙上的水晶的每一面都反射着她的肖像。它们在向她招手、召唤她、乞求她选择岔道的右边的通道。

芙妮拉跟随着反光的水晶。螺旋的通道逐渐往下方延伸，气温也越来越冷。她差点被地上散落的东西给绊倒——骨头。从头骨的形状来看，像是熊猫人的残骸。

“这里什么也没有。你只会不停地在这里绕圈子。”

话声根本辨别不出，像是鬼魂在低语。

芙妮拉转过身来，心跳急剧加速。“是谁在说话？”

“天呐，你连自己的爸爸都不记得了吗？”

她这才认出来。弗诺斯·达克维尔的肖像反射在好几块水晶上。臭名昭著的石匠穿戴着他最喜欢的单片眼镜和西服，衣着夺人的他总是独领风骚。他用打火石点着了烟斗，然后久久地吸上了一口。烟草的香味从记忆的深处飘荡了出来。她上次看见自己父亲还是在多年前一群外乡人入侵了暗铁矮人的领地，杀死了她部族内一些邪恶的成员。她的父亲也在其中。

这是幻觉。芙妮拉摇了摇她的头，但弗诺斯仍在那儿。

“你准备留下他们两个不管吗？”他斩钉截铁的说道。

芙妮拉没有理睬他，大步流星的向前走去。水晶反射出的影子还在向她召唤，但动作变得更急促和狂乱——近乎是疯狂了一样。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我给了你第二次机会，你就这么来利用它的？”

芙妮拉转过身来，张开嘴想诅咒伪善的弗诺斯。

但是他已经消失了。在刚才他所出现的水晶里，她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火红的辫子直到腰际。这另外个芙妮拉鬼鬼祟祟地走在暗炉城的走廊上，手里捧着一堆设计图纸。这是她从很多著名的设计师那里偷来的，然后在上面伪造了父亲的印章。芙妮拉看着自己的映像穿过暗铁矮人的首都，将图纸献给了索瑞森大帝。

这位部族的领袖对看到的作品极为欣赏，弗诺斯很快就被晋升为首席建筑师。当图纸不是他所设计的谣言浮出水面后，索瑞森大帝发起了调查。然而没有人能找出确凿的证据，芙妮拉对这点很确信。她的犯罪手法就像是一颗经过数千次切工的钻石一样精细。

而且整件事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意志。

弗诺斯发现这件事后非常恼火，但她记得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了什么。那不是单纯的后悔、内疚、或是悲伤，更像是三者的结合，多种混杂在一起的情绪拨开了蒙蔽着他心中的乌云。

“我从没和任何人说是你干的。”弗诺斯的影子又出现了。“罪名和污名我都背上了，以一个恶人的身份结束了我的生命。我这不是在抱怨。我不是个好矮人，你也知道。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心中的一部分觉醒了，驱动我来做一些好事，来给你一个未来。”

芙妮拉不敢直视弗诺斯的眼睛，那怕他只是个影子或是某种妖术的产物。其实，芙妮拉每天都不停地想着她所犯下的过错，以及弗诺斯为她做出的牺牲。每当她在工作的铁砧区域听到别人提及她父亲的名字，对他进行诋毁时，内疚感就开始搅动着她的内心。而她又再次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来对得起她父亲高尚的举动。

但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进行尝试必然打开了失败的可能。进行尝试意味着她需要来信任对方，并从对方那里得到相同的信任。她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因为在芙妮拉的内心深处，她认为不管自己干什么，都仍是那个在暗炉城偷偷摸摸的小偷，准备欺骗整个国家。

“我是一名达克维尔。”她回答道。

“别拿名字当作借口。我自己没有什么机会来做出改变，可你不同。你只需跨出一小步，孩子。你已经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这点小事又能难倒你吗？”

弗诺斯倒置着他的烟斗，将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鬼影状的烟灰在水晶中消失了。“我和你要说的就这么多了。再次看到你真的很高兴。”

他的影子慢慢地淡化开、消失了。当他走了以后，芙妮拉仍能在空气中闻到烟草的味道。

死胡同。

芬德里格的背贴在了满是水晶的墙上。炙热的血从他手臂上的伤口涌了出来，浸湿了他的皮手套。

卡里克就在他的身旁站着，芬德里格从来就对蛮锤矮人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他身边的这位绝不是等闲之辈，是位顽强和英勇的斗士。

“它们又来了！”芬德里格握紧了手中的镐锄。

前方一大群页岩蜘蛛汹涌而来。卡里克将手中的锤子掷向了那群生物。掷出的武器带着数道闪电砸在了一只特别大的蜘蛛身上，一阵光与影的爆炸后，蜘蛛只剩下了一具烧焦的尸体。等芬德里格再次看清后，锤子划了一道圆弧回到了卡里克的手中。

但蜘蛛完全没有停止它们疯狂的进攻。不管矮人杀死了多少，更多的蜘蛛又会从阴暗地角落里爬出来。

芬德里格的眼睛捕捉到了一束紫色的光，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形。

暗铁傀儡从蜘蛛群中突围而出，脚下一下子碾死了好几只，他不停挥舞着巨拳敲击周围的蜘蛛。龅牙全都涌向了这个新威胁。它们从傀儡的脚上爬了上去开始咬起了他的铁甲，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

芙妮拉在傀儡的身后挥着她手中发光的宝石喊道：“快走，伙计们！”

芬德里格和卡里克马上做出了回应，他们跳过成群的蜘蛛向芙妮拉直径而去。他们跟着她不停地向通道深处跑着，直到在通道的分叉口前才停下来休息。一尊巨大的赤精雕像耸立在他们的前面，一对打开的翅膀伸展向两条通道。赤精的头转向了左面，他纤长的喙张开着，好像是在歌颂一般。

“那傀儡怎么办。”卡里克关心的问道。

“留在这里或是回去都太危险了。”芙妮拉的声音异常的坚定，但芬德里格注意到她的眼眶已经湿润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卡里克低下了头。他手握拳头将其虔诚地放在胸前。在芬德里格看来，这应该是某种蛮锤部族敬礼的方式。

“我以为你会扔下我们不管了。”芬德里格喘着粗气对芙妮拉说道。

她望着他许久才说道：“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

暗铁矮人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原因，芬德里格也不想追问。他惊奇的意识到自己很高兴能再次看到她。“不管怎么样你赶来了，这点就足够了。”

“我们还没跳出火坑呢。”卡里克说道。“我们连该走哪条路都不知道。”

“我知道。”芙妮拉看着赤精的雕像，然后望了望右边的通道。芬德里格看着她视线的方向，并没有发现什么奇特的东西。有的只是她手中宝石发出的光芒在水晶墙壁上造成的反射。

“走这边。”她说道，然后走进了左边的通道。

仍然有熊猫人将魔族视为无法击败的敌人。他们丧失了雄心壮志，对所有的情感都麻木了，终日被包裹在由自我厌恶所编织的茧内。据说这些奴隶连梦想的能力也消失了。如果

天数早已注定，那梦想又有何等意义？但是如果他们能敞开自己的心胸——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能看清事情并非如此。就像赤精一直所说的那样：“希望就是躲在暴风雨天空后的太阳，被眼睛所蒙蔽但永远藏在心中。”

——天神史载

狭窄的通道逐渐向上攀升，斜坡很陡但变化的幅度很平稳。这条路虽有些曲折，但大体上还是笔直的。不久，三个矮人就碰到了一道门槛。一条盘曲着的青龙刻在门廊的石头上。

芙妮拉第一个跨了进去，来到了一个广阔的山洞里。她一下子没喘上气来。

地板和墙壁上到处都是富足的翡翠矿藏。哪怕还未经过加工，这些璀璨的宝石在混沌的黑暗中所发出的幽绿的光芒，就像是被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天花板上簇弧形排列的闪耀蓝宝石就好像是一道闪电。

卡里克吹了一记口哨。“那小女孩还真没吹牛，不是吗？”

三个矮人面带惊愕地漫步在山洞内。正中央竖立着一根巨大的圆形柱子，上面雕满了熊猫人的符案。一长条和芙妮拉手臂一样粗的竹子依靠在旁。

芬德里格捡起了竹子，好奇地看着。他从里面拉出了一卷卷轴。铜须坐在了附近的一颗岩石上，然后小心地展开了羊皮纸，呈现出一排排精美的熊猫人文字。芬德里格掏出了解读文本然后仔细研究起了符文。

“都说了什么？”芙妮拉问道。

“天神史载卷轴。”芬德里格回答道。“要我读出来吗？”

“好的。”芙妮拉回答道。卡里克点了点头，然后在铜须周围的地上坐了下来。

芬德里格断断续续地念着，时不时查看自己的解读文本。卷轴讲述了天神的历史、魔兽族的崛起、以及那黑暗的年代是在何时、如何产生的。熊猫人在那个时代崩溃了，遗失在愤怒、恐惧、绝望、和疑虑之中。

“天神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奴隶。”芬德里格说道。“但是这却招致了雷神的愤怒。魔兽族的皇帝一个接一个地打倒了这些碍事的天神，直到只剩下青龙玉珑。她开始向翡翠森林中的矿工传播她的智慧，导致了一些工人为了追求知识而放下了指派的工作。在一次前往奴隶营地的途中，雷电之王向空中投掷了一束闪电，击中了她的侧面。玉珑坠落在了丛林中，失去了意识。

“当她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身处在地下。熊猫人矿工偷偷地将她送到了他们最神圣的地方——远离魔兽军阀的石窟内。收到玉珑最近教导的启发，这些熊猫人建造了一个庇护所

来秘密的朝拜天神。青龙对她所看到的非常感动，便将她的魔法注入到这个地方来帮助矿工找到生活中所失去的智慧、希望、坚韧、以及力量。然后，她提出了一个要求——”

“建造一尊她的雕像……”芙妮拉打断道。她的手指向了石柱。精工雕琢的石柱几乎和神龙之心建筑工地的那尊一模一样。

“的确。”芬德里格说道。“几百年内，数代矿工都辛勤劳作着。然而雷电之王对青龙所造成的创伤使得青龙已经奄奄一息。在雕像竣工的时候，她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矿工为之哭泣，他们以为自己没能救活青龙。但就在那时，雕像移动了。它的眼睛张开了、它的尾巴卷了起来。雕像变成了一条全新的青龙。重生的玉珑俯瞰着哭泣的矿工说道：“一件永远可以确定的事情——每一次的完结意味着又一个开始。”

“这些矿工将玉珑的智慧传播了开来，向其他熊猫人灌输至尊天神的伟大品格——这让熊猫人一直坚持到传奇的曙光之拳“康”带领奴隶夺回自由的那天。多年之后，当皇帝少昊向自己的子民传授如何克服他们的恐惧、疑惑、绝望、和愤怒时，矿工的后代建造了硕大的神庙来纪念天神，并且创立了至尊天神教派来传播他们的智慧。

芙妮拉闭上了眼睛来任由周围古老的气息包裹自己，并让获悉的信息沉淀下来。

沉默最终被卡里克的笑声所打破。“你们知道吗，我来这里是打算把你们比下去的，哪知道把自己搞的和傻瓜一样。”

“我们都表现的和傻瓜一样。”芬德里格回答道。“我们只是三个早已过了气候的石匠。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议会选择派我们来执行这个任务。”

到底为什么呢？芙妮拉自己也不确定。她有些怀疑这是不是莱艾拉和议会的政治企图，把铁炉堡最潦倒的石匠扔进火坑，希望他们能活着回来。就算他们失败了，这也只不过是各个部族之间又一次不幸的摩擦。但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场胜利则是无价的。

不过又一个念头冒了上来。他们三个人在过去都获得过很大的成功，也许人们相信他们还能再创佳绩。

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

“谁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芙妮拉回答道。“至少我们在这里了。”

“估计太阳快下山了。”卡里克补充道。“已经没有时间来采矿了。”

“那个我已经不关心了。”芙妮拉将带着手套的手分别伸向了两名坐着的矮人。“我们还有一尊雕像要造呢，要不要一起来？”

卡里克和芬德里格看了看她张开的手掌，然后又看了看对方。蛮锤耸了耸肩膀，握着芙妮拉的手然后站了起来。铜须也同样照做了。

“那就赶紧动工吧。”卡里克说道。

芙妮拉走到一颗自然生长的翡翠跟前对其打量了一番。她用锤子在上面敲打了几下，弄下了一块和她拳头大小的翡翠。“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吧。”她将宝石抛给了卡里克。

蛮锤将翡翠放进了腰带上系着的袋子。“希望出去比进来容易点。”

“那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芬德里格还在仔细研究着手里拿着的天神史载的卷轴。“上面说这房间里有另一条通道。”

三个矮人迅速分开，开始寻找墙壁上有没有任何出口。

“在这！”卡里克从山洞的另一头喊道。

芙妮拉和芬德里格赶忙冲往他所在的位置。一块有暗铁矮人两倍高度的圆形厚重石板嵌在基岩上。芙妮拉脱去一只手的手套，然后将赤手放在边缘的部位。她能感到一股气流拂过自己的手。大石块本身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除了在中央有一小块玉珑的雕刻。

卡里克叹了口气说道：“要是那个小女孩早告诉我们这个该多好。”

“我只看到卷轴上提及了这个通道。”芬德里格耸了耸肩膀。

“来吧。”芙妮拉开始推起了石头。

卡里克在他瘀青的双手上吐了吐口水，然后将手掌贴在了岩石上。芬德里格蹲了下来，用他巨大的上半身正对着岩石。

“三……二……一……”芬德里格说道。“推！”

岩石稍微挪了一下。

“推！”

只听嘎吱一声，岩石滚落到了后方的通道。一股强气的流立即冲进了石窟，拂过芙妮拉的脸。前方漆黑通道的末端可以看到闪烁的日光。

等到矮人返回时竞赛早已经结束了，夜晚已经落下了帷幕。由熊猫人孟豪所带领的队伍获得了胜利，他们带回的翡翠足有鼓鼓的五袋。不过从石匠们庆祝的方式来看，根本看不出谁赢谁输。

工头莱克看到矮人带回的宝石后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召集了其他熊猫人，狂欢也因此暂时停止。石匠们都张着嘴、呆呆地望着这颗璀璨的翡翠。从没有人看到过如此美丽的宝石。

在随后的祝贺中，芙妮拉在营地外看到了那个熊猫人小女孩。

“伙计们。”芙妮拉拍了拍芬德里格和卡里克。“是那个小女孩。我们得过去谢谢她吧？”

“好啊。”其他两名矮人回答道。

当他们向小女孩走去的时候，她突然急步向北面走去。

“喂！”芙妮拉喊道。“等等！”

矮人从熊猫人石匠身旁挤了出去，但是等到他们来到建筑工地边缘的时候，小女孩已经离开了。前方有的只有一座光秃秃的山丘。

“她到底去哪里了？”芬德里格问道。

芙妮拉刚想开口说什么就感到有东西掠过自己的头顶。青龙向下俯瞰着矮人，芙妮拉与她的眼睛短暂地交换了一眼，发现自己一下子迷失在了玉珑奇怪的眼睛里——像源质一样古老的眼睛。

暗铁和其他两位矮人久久地站在了原地，一声不发的看着天神越飞越高，璀璨的星空中镶嵌着一块翡翠。